

政治學中行為主義的爭論

魏 鏞

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Ed. by Heinz Eulau.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9, Pp. 158.*

本書是一本有關政治學行為研究法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的論文集；其中一共收集了伊斯頓 (David Easton) 等六位美國政治學者的文章。編著者尤勞 (Heinz Eulau) 為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同時兼任美國「校際政治研究組合理事會」(Council of 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的主席；美國「行為社會科學調查委員會」(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urvey Committee) 中政治學分組的主席；他是美國政治學「行為研究學派」中的主要領袖之一，著有好幾本有關行為研究法的書；其中政治行為派 (*The Behavio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 一書尤其膾炙人口，為美國各大學教授現代政治學的基本教科書之一。

在未對本書內容加以評述之前，先請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法作一簡單的介紹。所謂「政治學行為研究法」(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為晚近政治學者利用行為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s) 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分析政治現象的一種方式。在部分有關行為研究法的著作中，這種研究政治學的方式也稱之為「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若干政治學者更逕稱利用這種方式研究政治現象及其研究成果為「政治行為」(political behavior)。在這種用法下。「政治行為」乃成為政治學範疇中的許多分科 (fields) 之一。

* 尤勞編著的這本書，已為臺北中央圖書供應社翻印，定價新臺幣十八元，國內讀者可自該書店或政大政治研究所購置。

政治學行為研究法的肇端雖可追溯到廿世紀初歐美政治學者（尤其是美國的芝加哥學派學者）運用社會學及心理學來分析政治現象上所作的努力，但是行為學派在政治學研究中真正取得一席地位還是在二次大戰之後。綜合多數從事政治學行為性研究的學者的意見，此種研究法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一切政治現象，最終均係建立在個人行為之上。

（二）政治行為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一定模式與規律可循的。

（三）上述模式與規律是可以用行為科學（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等）的理論與方法去分析求得的。

（四）研究政治現象，不能只用臆測性（speculative）的方法作「想當然耳」的解釋，而要用科學方法與程序去收集行為性的資料，來作為討論分析的根據。¹

政治學行為研究法於二次世界大戰得在美國政治學界取得一席地位後，迅即成為政治學研究與教學的一個主流。一九六一年，美國政治行為派學者道耳（Robert Dahl）即宣佈行為學派已在與傳統學派的鬭爭中得勝，將來只會有零星的小接觸戰了。但事實證明道耳教授此項結論未免過份樂觀，不僅在一九六一年後尚有許多美國大學中的政治系以傳統研究法為重心；並且在行為研究派學者之中也開始有人對行為研究法之功用與價值加以批判。其批判可以綜合為下列數點：

（一）人類的政治活動，根本上是一種特殊的，獨一無二的（idiosyncratic）經驗，因此只能設身處地加以體會，而不可能用科學方法作一般性、普遍性的分析。

（二）政治學研究的終極根本上是政治價值問題，政治行為派

¹ 關於政治學行為研究法進一步的中文介紹，可參考：魏繡，「行為研究法」，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政治學）部分；尤勞著（陳少廷譯），政治行為論（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七年）；馬起華編著，政治行為（臺北：正中書局，一九六七年）；及連戰，「政治行為學研究的新趨勢」，東方雜誌，復刊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

學者逃避價值而不加詳細之討論分析，是爲捨本逐末。

(三)近來政治行爲之研究，在方法上鑽牛角尖，愈來愈用高深之數學及統計學，以至政治行爲學者所寫的文章，大多數政治學者看不懂。

(四)政治行爲學者，只重學術之研究，不重視研究結果在實際政治中之運用，以至其研究與實際政治不太相干；甚且故意規避重大政治問題之研究。

以上四種批評，其中一、二兩項爲傳統學者的看法，其觀點頗有商榷餘地。至於三、四兩項則有同感者甚多，甚至爲許多從事政治學行爲研究之學者所關切與承認。

在尤勞教授所編著的本書中，雖然只包含了六篇論文；但却包含了政治學行爲研究法發展的歷史、行爲研究法的基本性質與方法、以及對政治學行爲研究法的價值和貢獻，正反雙方不同的意見的討論；因此它是對於政治學行爲研究法具有興趣的人士，應該一讀的一本書。

本書起頭三篇分別爲伊斯頓 (David Easton)，楚滿 (David B. Truman)，和道爾 (Robert A. Dahl) 所著的文章，均爲對政治學行爲研究法的一般性的介紹。讀者讀了這三篇文章後，對於政治學中這種新興學派的來龍去脈當可有一初步的了解。不過對於政治行爲已有一些認識的人來說，這三篇文章都未免有點陳舊過時。因爲以上提及的每一篇文章都曾被收入在此之前出版的有關政治行爲的其他讀本之中；其中伊斯頓與楚滿所著兩文，還是一九五六年前出版的，因此該二文的作者便無法就一九五六年後發表的有關政治行爲的論文加以評論與分析。

本論文集所收的第四篇論文，爲美國傳統學派泰斗，政治哲學家史特饒斯 (Leo Strauss) 教授反駁政治行爲派學者，並爲傳統派之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學研究)的價值而辯論的一篇文章。在此文中，史氏指出政治學行爲研究法實上承哲學中「實證哲學」(positivism) 之餘緒，乃是對於人類社會諸問題的只重經驗 (experience)，不重價值 (values) 的一種捨本逐末的方法。史

氏文中所提及各題，實代表許多傳統派學者的意見。因此不論吾人同意其看法與否，均值得一閱。

緊接史特饒斯批評政治行為派一文之後，為自身深通行為學派之理論及方法的克瑞斯金·貝 (Christian Bay) 所著的「政治與假政治：對於一些行為研究著作的一個嚴格的評價」(“Politics and Pseudopolitic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Some Behavioral Literature”)。在該文中，貝氏認為「政治」一詞不應只用來指「權力」的爭奪，而應擴大來包含有關人類福祉及公共利益的追求。因此他認為從事改善或保護一個社會中的人們的需要和要求的政治活動為「政治」；而追求個人私利以及小集團的利益的活動為「假政治」(pseudopolitics)。貝氏依據這兩項定義對行為學派之研究加以批評，而認行為政治學者在思想意識上有傾向於保守之嫌。貝氏對於「政治」與「假政治」的區分雖不免有點近於牽強與武斷，但他以了解行為政治學的學者身份對這種研究方式提出的批判，却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²

尤勞編著的這本論文集集中最後一篇文章是墨爾柯 (Peter H. Merkl) 所著的「美國政治學界中的『行為』趨勢」(“Behavioristic'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墨氏論文原先是用德文發表再節譯為英文者。其中所論各點均無甚新穎之處，其用 behavioristic 而不用更常用的 behavioralistic 一同來形容政治學中的行為學派，更易有使人把這種研究與心理

² 關於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法的批評，尚可進一步參閱以下各項資料：Herbert J. Storing (ed.),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ton, 1962); James C. Charlesworth (ed.), *The Limits of Behavior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 AAPSS, 1962); Charles A. McCoy and John Playford (eds.), *Applitical Politics, A Critique of Behaviori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1967); and Davi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December, 1969), pp. 1051-1061。上述諸資料中的最後一項，為伊斯頓在一九六九年度美國政治學會年會中以主席身份發表之演說；其中伊氏將美國政治學界近年來的動向加以整個的摘要評述，頗值一閱。

學中的行爲學派 (Behaviorism) 發生聯想之弊。不過該文也有一優點：即發表較遲(一九六五年)，因而作者可以利用比較晚近的資料加以分析討論。

最後筆者願亟力推薦讀者詳讀尤勞氏在本書之前所寫之長序。在該序言中，尤氏不僅對政治學行爲研究法之性質及發展途徑加以闡述，並且對文集中所收各篇論文也一一加以評述。尤氏在評論中態度平和，用字精審，雖基本上仍爲行爲派辯護，但却避免了許多他初期大力鼓吹行爲研究法時的傾向獨斷的語氣及論點，實在是值得細讀的好文章。

大凡一項科學，其進步的過程多半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甚至是迴旋的；政治學也不例外。從本書所輯有關政治學行爲研究學派的幾篇論文中，讀者當可看出目前政治學行爲研究仍在繼續的發展演化中；各種對於此種研究法的批評，實足以促使從事此種研究的學者的自省及精益求精，這便是學術討論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之所在。